

人间仙境庆门沟

宋瑞林

庆门沟是云架山下一个小山村。

这是一条狭长幽深的山沟，两岸山坡上是古老原始的森林，郁郁葱葱，古木苍苍。一条小河常年四季在人家门前哗哗地流淌，一路小溪花覆水，河两岸野草萋萋野花绽放，山中溪水在青石板上一路溅起晶莹的水花，水雾氤氲，山岚弥漫，人在山中走，有一种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感觉。

水花四溅，惹得幽深的森林深处有时候会跑出一只鹿来，这是一只年轻的鹿，它快捷地从山上跑下来，嘴巴伸进清凉的水中吸吮着，头上的鹿角轻轻地晃动着，这里的水好甜呀，它想告诉它的同伴口渴了就来这里饮水。

有时候也许会飞来一只羽毛斑斓的野鸡，它喝一口水，仰起头摇摆着，身上的羽毛也跟着抖动。

山里面的飞禽走兽多的是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鸟儿，一到早晨，天光清明，树林里百鸟鸣啭，鸟语欢歌。锦鸡、野麻雀是鸟中美女，锦鸡常常三五成群在林中

飞来飞去，人一走近，轰地散开。野麻雀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就像张艺谋大片中那些优雅华贵的公主曳着长裙在缓缓漫步。更多的是喜鹊、乌鸦、麻雀，它们成群地飞过，一边飞一边鸣叫，鸟声热烈欢噪。喜鹊的叫声欢快，山地里干活的人听见它叫，心里默念着，莫不是今日女子女婿要来，我赶紧把这块芭谷地里草锄完，回家和死老婆子给娃娃们弄好吃好喝的。要是听见乌鸦啊啊啊从面前飞过，农人呸的一下，吐出一口唾沫，骂一声，你个丧门星，大清早的，晦气死啦。一到冬天，山里面空旷寂静，一只啄木鸟翩然飞来，它长长的、锋利的嘴巴，笃笃笃地在树上敲着，不一会儿捉出一只隐藏在树里面的虫子。

山上多的是榎木、青冈、油松，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树，除过落叶树种，松树是山中伟丈夫，一年四季，郁郁苍苍，有的松树枝叶舒展，好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有的冠盖云集，下雨的时候，人站在树下，就像撑开了一把巨伞。有

的枝干遒劲，历经风霜雨雪，像一个个沧桑老人默默伫立。走进树林，脚下是厚厚的落叶，踩上去好像听到大山的呼吸。身旁野藤缠绕，野花娇艳，一朵朵花儿对你微笑着，你俯下身，听花儿告诉你这山中的神奇，山中的快乐。林中跋涉，累了，躺下，看树林荫翳，树梢上是一片蓝天。

走近山里面人家，还没到场院，一条肥壮的狗凶凶地叫，让你心慌不已。没事的，主人会马上出来，亲昵地责骂，真是狗东西，没看门上来了贵客，叫什么叫，狗有些羞愧地退到窝棚里。客人腿肚子还是有些颤，主人走到狗面前，驱赶着狗，狗有趣地走开了。

一进屋子，窗明几净，屋舍亮堂。山里人给你端出一盆水，先让你洗把脸，你正疑惑间，一条雪白的毛巾递到你手中。洗脸清凉多了，也许你还在欣赏家中墙上花花绿绿的年画，也许你还在看场院边的木耳架，也许你还在看山坡根那只大红公鸡正低头捉虫子，主人喊叫着：来，

喝碗鸡蛋茶吧！你一愣，一看每人一碗，碗卧着鸡蛋。主人咯咯地笑着，看啥啊，你们城里人兴喝茶，咱这儿来客了喝这个，解渴也顶饥呢。

听说你要上山游玩，山里人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们上了一辈子山，上得够够了，你们城里人真是没事干，放着城里宽展展的大马路不走去登山。哦，我知道啦，这叫作旅游，电视上说啦，要是寻不着路，让我那死鬼老汉子引你们上山。这咋行，耽误你们干活呢。嗨，看你们说的啥嘛，你们能来几回，是这，让我老汉带你们上山，一会儿下来，就在我家吃饭吧。

好啊，那太麻烦您啦。山里人再一次爽朗地笑了，说的啥嘛，我们整天在山上钻，带你们上山，这不简单得跟一一样嘛，他还能回来顺路给我带一些格拉叶呢。格拉叶你们城里人没吃过，一会儿下山回家带些，我给你们说咋弄，比你们在菜市场买的那些菜好吃多了。

农家大嫂笑起来，我们一行人也哈哈大笑。

这次回老家后，一直想攀登村后的老梁头。老梁头是祖祖辈辈对此山的称呼，它是一座小山，小到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，查不到它的海拔高度。但它在我们的方圆几十里算是高山了，它挺拔巍峨，高耸入云，是我们村的福山。对于村里老一辈人来说，一年不知要上山多少回，采药、割柴、放牛、放羊……对他们来说，登上老梁头算不了什么，但对于我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长期生活在城里，几十年间很少跋山涉水，再加上现在已是七十五岁的年龄了，还是带病之身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老梁头，检验一下自己的体力，否则就可能再没有这个机会和心劲了。

那天早餐后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十点多我从村后开始登山，十二点二十分爬到最高峰。站在顶峰的平台上向南远望，连绵起伏的尖山莽岭清晰可见，向北远眺那巍峨耸立的秦岭山脉重重叠叠，尽情地享受了一番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与激情。一个多小时后，我沿着西边的一条山脊梁往下走。老梁头往东西南北有好几条脊梁，延伸下去就成了沟沟岔岔。我本来应该走中间的山梁，准备去一个叫杨坳的地方，再从北坡下去，走马庄返回。

杨坳位于老梁头腹地一块较为平缓的地方，这里有百余亩可耕种的田地，过去住有五六十户人家，我们村每户在这里都分有一块地。后来由于生存条件太差，这里的人家先后搬迁到村上去住了，地也逐年荒芜了，现在只剩下几座摇摇欲坠的土坯房。

走着走着，我鬼使神差走到西边的一个山梁上，顺梁顶向南走了将近一个小时，到山梁尽头，根本看不见我要去的地方，向前是悬崖峭壁，左右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，来路被半人高的蒿草荆棘所淹没，根本分不清哪儿是东、哪儿是西了。树林下一堆堆枯枝落叶，一脚踩上去，就成了一摊摊灰了。泥土中连一个野猪、山羊踩下的蹄窝都找不到，可见这儿还真是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。空中云越来越黑，风越刮越急，昔日悦耳的松涛这阵也变得阴怪气，风云间隙是死一般的静寂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分辨不清南北了。孤单和无助随之而来，说是恐惧有些夸张，但紧张和害怕是确实确实的，最怕的是这山雨欲来的架势。好在当时是下午三点多，距离天黑时间还早，我靠在一棵松树上冷静了很长时间，回过神想来，只有往老梁头方向走，我就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。此行虽然是有惊无险，但确实使我感受到深山迷路的恐慌和无奈。

傍晚，我回到村上。平山告诉我，小时候他爷爷告诉他那里有“迷棚子”，就是传说中专门迷惑人的妖怪，他在杨坳住了几十年，从没去过那地方。我弟、我叔甚是埋怨，说我一个人根本不该去那地方，真的下暴雨了怎么办？被毒蛇、野猪咬伤了又怎么办？想想还真真是后怕。

父亲的花儿开了

张宏霞



忙碌的工作之余，偶尔翻开朋友圈，发现父亲发的照片是老家小院的牡丹花，朵朵紫红色的牡丹，盛开在阳光下，灿烂无比，心情似乎一下子从郁闷中跳脱出来，一如花儿上的阳光。

自记事起，父亲就喜欢养花。尽管那时日子艰难，一大家七口人的吃喝用度都是要父亲操心花钱的事，可父亲还是在空闲的时间里弄几盆花儿。

在以前老院子，父亲栽了许多花。春天里，父亲栽下月季、菊花、芍药、牡丹、梅花还有其他花苗，花儿见风就长，见水就旺，见过阳光就开放。从春到夏，到秋冬，院子里一直有花儿芳香着。每每从单位回家，父亲总在做完农活的间隙，给花儿松松土，搭搭架。干旱缺水的日子，劳累一天的父亲也要把水端到院子边上浇花。他常常蹲在花儿跟前，看花的神情，专注得似乎那些花儿才是他的孩子。

在父亲单位的那间办公室里，除了床铺和生活必需品外，也摆满了各种花盆。早上上班前搬出去晒太阳，晚上下班后搬回来防霜冻，辛辛苦苦不白说。在花儿次第开放的日子里，生活再苦，工作再忙，父亲总是开心的。那时候，我很奇怪，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养花，这是村子里其他男人没有的爱好。

后来我们姊妹们长大了，日子慢慢好起来了，父亲也退休了。我们总希望父亲和母亲能住在城里生活得好点，可他们不愿意，除了家里的那点薄田，他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花儿。一到春天，他们就回老家了。花儿该从地窖里挪出来了，该浇水了，该翻盆了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。

花儿不停地开着，花园里的榆叶梅，粉色的花儿似春天暖暖的感觉，门前的玉兰花开了，高高的树枝上站满紫色、白色的花朵，接着海棠花红艳艳地来赶趟儿，海棠还在红，牡丹次第开。那大得像美女的脸蛋子的牡丹，让人看着都喜庆，满院子都是一种馥郁的香味。树上的樱花也不低调，满树的花絮密得挤不过来，风吹过，花瓣轻轻飞舞，如仙子惊鸿。栽在瓦罐里的绣球开了，一团粉球，颜色由粉变紫，再到绿色，就到了秋天。

父亲总爱拍些照片，把好几张花儿组合一起，晒在朋友圈里，我们姊妹几个看见了，都高兴得很，我们知道父母亲身体挺好的，心情也挺好。

在父亲的感染下，我也喜欢花儿了，原来那些花儿美好的样子，总是让人心情愉悦的，让人忘却苦难和烦恼，让人充满了希望和力量。

希望在每个日子里，父亲的花儿天天开着，也在朋友圈里天天视着。

商洛山

(总第2334期)

刊头摄影 薛海霞



那天，东边刚露出鱼肚白，不到六点半，老杜便走下七楼，穿越几十幢积木似的大楼，绕过移民小区的院子，叩响收破烂的栅栏门，从收破烂的老刘手里，一块钱买回一对大号塑料油桶，天麻明钻进公厕，盛两半桶粪水，双手拎着，老僧练功似的奔向河边，兑了河水浇菜。

菜地在小区北边的湿地里，毗连着北堤。

秦岭腹地诞生的南秦河，目中无人地涛翻浪滚，撞上北堤强壮的防洪石牛，无可奈何地折腰南流。河北便淤积一小块泥沙杂草地。老杜带着家伙什，瞄准草茂泥深处开镰。先使镰割倒茅芦枯艾箭草，拆剥盘结缠裹的根须，敲碎撕蔬土疙瘩，捡净石块杂物，再把枯草点烧肥田。

劳作大半天，筐篮大一块菜地成形。老杜提桶浇菜，手劲小了，水珠子顺着桶壁濡湿了裤脚，桶屁股搬高些吧，指头粗的水柱像野孩子不受训教似的猛踩硬撞，菜叶子便可怜巴巴地裸露出来。真格是家具不趁手，气死老把式。老杜沮丧地搁下水桶，坐在堤根斜出的镰把粗的歪脖子柳树下，看着菜地发呆。

“啪”地，老杜铿锵地拍了一下膝盖：种地得有种地的讲究！随即掏出电话，拨通老家开四轮车收购药材的侄孙子：把爷那些犁、耙、锨、镰、担、锨、喷壶啥的都捎下来。怕侄孙子推脱，老杜谎称文化馆非遗收购，付大价钱哩！

老杜把旧家什偷偷聚集在歪脖子柳树下，盖一顶塑料纸，麻绳儿系了，无聊的时候，顺手拿起一件，擦拭着，抚摩着，放回，咀嚼着大半辈子种地生涯的苦与乐。

一阵《英雄儿女》的歌曲拽着耳朵，老杜不知不觉地移目楼群围绕的广场，堤沿上七八个衣着光鲜的五六十岁的女人，吹起萨克斯、葫芦笙，舞动彩扇，勾肩搭背、踢脚翘首地玩造型、拍抖音。而远处，四十余里外的老家野人沟，白云深处的土地荒芜，心里不甘；种吧，山高路远的……

十余天过去，筐篮田里星星点点的黄

心菜破土，菠菜和茼蒿却矜持地考验着老杜的耐心。老杜起先以为种子过期，随后又否决了，坚信国家专卖店不会坑人。症结许是土坷拉压住了。心想着，手动着，核桃般大的捏至枣核般大，米粒般大，甚至至于两手擒土，反复揉搓成泥土面儿，又探出食指轻刮慢刨，直到发现了针尖大的嫩芽儿才如释重负地直起身子……

自从住进新搬迁的小区三居室，老杜便找不回往日倒头即来的瞌睡。待在屋子里，静静地享清福理吧，心里偏偏慌张得不自在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好不容易逮住电视里播放秦腔戏，孙子娃杜琴宇噌地捏到动画片。下棋，打牌，不会。最

她们学着老杜破土垦荒。老杜又是指导，又是示范，像当年刚当上生产队队长那阵似的，手脚嘎嘣嘎嘣膨胀着使不完的力气，一个晌午便整出两块簸箕田。五婶点上一窝鸡娃豆角、两个土豆、三株早芭谷。王寡妇夫前种药，她把一节天麻沉埋沙里，上面又撒了杜仲、桔梗，说什么种个念想……

在野人沟老家，老杜是土豆种植专业户，他给五婶选种子，百余斤的整袋土豆倒满脚地，刨了一顿饭的工夫，皇帝选妃子似的总算胜出一枚，切成两瓣芽，轻轻铺上两把有机肥，轻轻洒了少许的水，轻轻盖上搓碎了土。理由是：种地有种地的讲究，人

地们学着老杜破土垦荒。老杜又是指导，又是示范，像当年刚当上生产队队长那阵似的，手脚嘎嘣嘎嘣膨胀着使不完的力气，一个晌午便整出两块簸箕田。五婶点上一窝鸡娃豆角、两个土豆、三株早芭谷。王寡妇夫前种药，她把一节天麻沉埋沙里，上面又撒了杜仲、桔梗，说什么种个念想……

在野人沟老家，老杜是土豆种植专业户，他给五婶选种子，百余斤的整袋土豆倒满脚地，刨了一顿饭的工夫，皇帝选妃子似的总算胜出一枚，切成两瓣芽，轻轻铺上两把有机肥，轻轻洒了少许的水，轻轻盖上搓碎了土。理由是：种地有种地的讲究，人

地们学着老杜破土垦荒。老杜又是指导，又是示范，像当年刚当上生产队队长那阵似的，手脚嘎嘣嘎嘣膨胀着使不完的力气，一个晌午便整出两块簸箕田。五婶点上一窝鸡娃豆角、两个土豆、三株早芭谷。王寡妇夫前种药，她把一节天麻沉埋沙里，上面又撒了杜仲、桔梗，说什么种个念想……

在野人沟老家，老杜是土豆种植专业户，他给五婶选种子，百余斤的整袋土豆倒满脚地，刨了一顿饭的工夫，皇帝选妃子似的总算胜出一枚，切成两瓣芽，轻轻铺上两把有机肥，轻轻洒了少许的水，轻轻盖上搓碎了土。理由是：种地有种地的讲究，人

地们学着老杜破土垦荒。老杜又是指导，又是示范，像当年刚当上生产队队长那阵似的，手脚嘎嘣嘎嘣膨胀着使不完的力气，一个晌午便整出两块簸箕田。五婶点上一窝鸡娃豆角、两个土豆、三株早芭谷。王寡妇夫前种药，她把一节天麻沉埋沙里，上面又撒了杜仲、桔梗，说什么种个念想……

湿地

侯占良

要命是蹲在坐便器上拉不利落，睡在海绵床上腰骨子疼，翻煎饼。十点多钻进被窝，掰着指头数羊过千越万，终是找不回往日倒头便来的瞌睡……

……

偶尔发现了湿地，开始了种地。那天大半夜里正迷糊着，听见电视里说起可能降雪，便一骨碌直起身子，夹着搁置楼梯拐角、搬家时舍不得丢弃的旧炕席，救火似的扑向湿地，遮盖小菜苗儿……

敬地一尺，地才肯还人一丈哩！最令老杜意外的是，王恨地老汉也偷偷入伙垦荒。他挨着老杜地沿，趁着没人的茬口，吭哧吭哧刨出磨盘大小一团黑泥，黑泥入侵五六寸宽的菜地，白花花的菜叶子上压了一溜碎石，视为界石。

王恨地在自己地盘上拥了三排葱秧儿，点了两窝儿南瓜。老杜看见，有些哭笑不得。这老王，老家的整块地，箭草漫得成了兔子窝，荒着，夹着个喇叭，四季跑龟兹，赚红白喜事的轻巧钱，眼下……

老牛、老马、老朱……二十三家移民搬迁的老人，差不多都时不时地流连湿地，大多数是看热闹，几个老人，围在歪脖子柳树下，湿地上画个方框框，一边叙说显摆当年种地时如何过五关斩六将，一边玩起了

